

毒 胭 脂

丘晓玲 著

DUYANZHI

一盒失传已久的剧毒胭脂
一段曲折离奇的乱世情缘
一首波澜壮阔的女人史诗





丘晓玲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毒胭脂 / 丘晓玲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39-3301-2

I. ①毒… II. ①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 270399 号

特约策划 王 妍 高华荣
责任编辑 童炜炜
特约营销 钟书萍 黄凌霄
绘 图 周裕立
装帧设计 吴 瑕
责任出版 朱毅平

毒胭脂

丘晓玲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 215千字

印张 14.5

插页 2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301-2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第一章	胭脂画卓妍	001
第二章	繁花几时重	014
第三章	误入花深处	029
第四章	惊鼓破羽曲	043
第五章	兵戈逮狂秦	054
第六章	自有岁寒心	066
第七章	飞花惊却春	077
第八章	潭影空人心	086
第九章	雁影过潇湘	094
第十章	成双亦相思	104
第十一章	何日是寻年	114
第十二章	当路谁相假	123

毒胭脂

第十三章	独入狼虎穴	132
第十四章	刁斗风沙暗	141
第十五章	兴废由人事	150
第十六章	山青花欲燃	159
第十七章	天高但抚膺	168
第十八章	别后唯所思	177
第十九章	新炊间黄粱	187
第二十章	艰难奋长戟	197
第二十一章	危国捋虎须	203
第二十二章	生死别经年	212
第二十三章	还君双垂泪	221



日头挂上来时，整个苏州城便晴光朗然了，晨雾浓白化开，却结成了花草叶上的水珠子，滴滴濡湿衣裳。

街上铺子陆续开张，伙计吆喝，市集也就渐次热闹了。前线战火尚未燃烧到苏州城，这苏州城依旧深闺里的女子般，宁静祥和过自己的小日子。茶楼酒肆仍不乏饮客，只是饮客口里的江山天下不复了以往高谈阔论里的蔚然大气。日本鬼子铁蹄践踏东三省，苏州离前线尚远，但城里的老少爷们已觉气短胸闷，戏楼里唱起《穆桂英挂帅》，一曲唱罢，烈烈掌声四起，似雄心壮志找到破口子倾泻。

女子们仍是听戏、嗑瓜子、唠街头巷闻，或者拿了碎银围着胭脂摊子唧喳个不消停。

街角卖胭脂的老实瘸子，被四五个女人围着，好生手忙脚乱。

“杜瘸子，上次买你的胭脂直掉色，害得我！”少妇杏眼圆瞪。

杜瘸子只是一直嘿嘿笑，道：“家里婆娘熬的胭脂成色是差了些，但是……便宜是不是？”少妇啐了他一口：“还便宜？一盒就花了我一吊。”

杜瘸子还是笑：“一吊还不便宜？看看人家小桃红的，一盒普通的金花胭脂得卖一锭银，那个……才叫贵。”

旁边的小姐道：“小桃红的成色多好，我用过，从不掉色脱妆的。”说罢，四五个女

子一致称赞。这一边说了，便将手里挑拣的货色一一放下了，弃了杜瘸子的摊子，结伴往小桃红的铺子袅袅而去。

小桃红胭脂的铺子与四邻的铺子便不同了，从不开店门，只是支了一个小窗口做买卖。铺子掌柜是个女子，从未出来过，连唯一的小伙计出门都戴了低低的宽檐帽，恁地神秘。这便有了传闻，传有人见过那小桃红女掌柜，丑如夜叉，鬼面吓人。

店里那小伙计其实是掌柜胞弟，偶尔有见，清瘦苍白的模样，脸上左边长有暗红蝴蝶斑，好似是生下便有的胎记，只是突兀了些，说丑倒还算不上。

那些女子来到小桃红铺前，铺面上金粉勾勒了端正楷书“小桃红”三个字，怎么看都是雅趣。一人嘤嘤拍响那小窗口，随即小窗“呀”一声支开，从里面传来小伙计那清朗的少年男声：“姑娘，要买哪款胭脂？”为首的女子也不答，只凑近了窗口往里瞧，一片漆黑，如是窟窿。伙计又道：“姑娘，你要哪一款我拿给你吧，你这样也看着不着。”那女子知是自己偷窥不成，面容有了尴尬颜色，轻咳了几声，道：“可有新近的胭脂款？”

伙计回答道：“新近出的款式是石榴晕，色浅了些，但水头足，适合秋冬天的燥皮肤，姑娘要不要来一盒？”

女子听得心动：“拿来看看？”

不消多时，伙计一双白净净的手便捧了一个墨绿锦盒伸出窗外，盒上绣的正是颗颗石榴，针线精致得堪称一绝。打开盒子，幽香阵阵，那抹檀红喜得几个女子爱不释手。都说小桃红胭脂了得，再丑的女子，抹了小桃红的胭脂瞬间便可艳丽灼目，真真不晓得这小桃红铺子用的是什么绝技熬得出这艳色无双来。

“这盒石榴晕可值多少钱？”

“还是老价，一锭银。”

女子里头年纪稍长的，面露不屑：“这么薄薄一块脂，也要一锭！太黑了！”

那伙计也不恼，笑道：“这位姑娘，小桃红那也是一百多年的老字号了，你可说值不值这个价？”

拿着胭脂盒的女子已喜得脱不了手，便咬咬牙，将一锭银塞进小窗子里。其他几个只是揣了几个铜钱，买不下这名贵胭脂，一时争相看着那锦盒，那女子便得意起

来,道:“这小桃红可是真没得说的,听说上海钱庄的掌柜都来买,送给小情人的。”众人啧啧声起。

这当口,一女子腋下却钻来一张嬉皮笑脸的涎脸:“杏春姑娘,你给我做小情人,我也送你小桃红卖的胭脂,如何?”众人皆吓一跳,原来是那出名的混混苟兴。

那唤作杏春的姑娘啐了他一口:“呸,就你?没饿死在街头算你走运了!”说罢,随了众姐妹扬长而去。

铺里的那少年伙计也暗笑着把窗子放下。方才转身便听到屋内的惊黛唤他,忙放下手中银锭进去。只见屋里那炉上的罐子已然咕嘟地响,白气飘散,罐内膏脂沸腾。惊黛上前拉了他的手凑近看,道:“赤英,你看这罐牛脂煮到这时便刚刚好了,拿银匙搅拌的程度是以提起银匙可将牛脂拉成丝为准,再煮便不行了。”说罢,她拿了一只银匙将那牛脂舀起倒下,果然倾下如细丝玉线般。赤英笑道:“姐,苏州城的胭脂就数咱们小桃红最好,亏得小桃红百年字号还有人嫌贵呢!”

惊黛便是小桃红掌柜。身着软烟色襟衫,乌黑青丝随意绾起,全无任何装点,格外素净。她的模样完全不是外界所传的夜叉般不堪入目,也生得明眸皓齿,但不幸,同赤英一样,脸上亦有一片绛色蝴蝶斑,只是生在右颊。因着这蝴蝶斑,惊黛便与美人之名无缘。由于做的是胭脂生意,为避谣言,她干脆大门不出,躲世隐居。

惊黛只是一笑了道:“赤英,就是因为最好,买卖要做成也便要学着乖顺些,咱俩姐弟如何立世,低调总是没错的。你要好好学如何制作胭脂才是,但凭了姐姐一个人,总是力不从心去管这铺子。”说着便拿起一旁被捣碎成汁的玫瑰倒入罐内,继续搅拌,“方才说这牛脂,煮到这个火候便刚好了,再煮水分失了太多,这样胭脂敷在脸上便容易脱落,水分太多了又不行,令人觉得油腻。”顿了顿,又道:“一罐这牛脂,加入二十瓣玫瑰花瓣捣碎的汁便够,这样便匀了。”

赤英仔细看了,一一记下。惊黛又将银匙细量,仍是以拉丝为准,这时才加入红蓝花捣碎的汁,又一同加入朱砂末。赤英问:“姐,这红蓝花有红黄颜色,如何沥净呢?”惊黛道:“红蓝花控制色泽,便是控制胭脂的颜色了。如要明亮些,便将黄色放多点,这胭脂色便是浅绛;如要浓些,便将黄色沥得干净,胭脂便成了赤贞色了。赤贞胭脂浓艳,戏楼与青楼方才要,一般人家的小姐奶奶,极少要这样的,都偏爱素些



的浅绛。沥净两色法子倒也简单，你可曾看到红蓝花汁沉淀后是红黄两色分了上下层的？黄上红下，便可拿了一块白纱布将黄色汲去也就是了。”

最后放了葵花油与桂末，又咕嘟了一阵，惊黛忙灭了火，将罐子不断浇以冷水，那一罐膏脂便滋滋冒了气迅速冷却凝固。赤英帮手着将那半凝固了的胭脂舀进锦盒内，一一排列着，等其风干。桌上满是幽香粉红，生生好看。

赤英把玩着那些锦盒，惊黛弄清了炉灶，方才出得屋来，对赤英道：“赤英，你仔细收拾了，晚上我们上山，今儿季候的紫苏可以采摘了。”

赤英听罢，雀跃而起：“姐，真的？晚上我们要上山？”

惊黛见弟弟兴奋如孩童，笑道：“看把你美得，你可是忘了？下个月彭府小姐出阁，已经订下咱们这的胭脂水粉了。现在的紫苏正是最美的，我是想做一式紫苏胭脂给人家呢。”

赤英扁扁嘴，道：“要是天天都能上山就好了，在这小铺子里头，真是憋闷死人了。”

惊黛不无惆怅：“赤英，姐又何尝不想也能像人家小姐姑娘那样，逛街游玩，但我们这般模样的，只怕是赶走了小桃红的客人了。你说，哪有做胭脂的人长成这样的？岂不是自砸了招牌？”

赤英吐了吐舌头：“姐，我知道的，我这就收拾去。”说罢便出去了。

待暮靄浓灰近黑时，惊黛与赤英便背了包袱出门，两人脸上均是一张薄蝉丝织就的面罩，不可辨五官表情。

夏末初秋时节，山上景致正渐次萧瑟，各种小山果却簇拥而结。惊黛见紫黑的山捻果颗颗饱满，便摘了两颗扔进嘴里，只觉得甘甜无比，唤了一旁正拨衣服上棘刺的赤英帮忙采摘。赤英见了一蓬一蓬的小野果，也不顾衣服上的棘刺了，摘了果子便往嘴里送，大呼爽口。惊黛笑道：“别只记得吃了，这些山捻果也是极好的胭脂材料呢，摘了这些我们要赶紧往山腰去，月落的时分我们便要回去，夜里山中终究是不安全。”赤英拭去流在嘴边的紫红果浆，笑道：“姐，有我保护你，怕什么！”

半弦月渐升至山腰，起了夜风，瑟瑟地吹着平添凉意，姐弟两人一路往山腰去。

紫苏如惊黛所言，果然开得喜人。虽然那些紫红花儿并不及白日里艳丽，但是浓夜里的露水重，紫苏花吸收了月夜里的露水，极显水灵。惊黛细细看了这些花蕊，便对赤英道：“晚上秋露浓了，这紫苏花吸足了水分，是极养皮肤的。”

赤英却不理会那些，只笑道：“姐，你可知道我此刻想的是什么？”

惊黛自然不知：“大晚上的山上，你能想什么？我可只想摘了花便快快回去，别遇见什么野东西才好。”

赤英嗔道：“姐，你也太不浪漫了，只想着摘花做胭脂。我在想，我们能不能遇上狐仙什么的，也好长长见识，看狐仙是不是真的长成绝世模样。”

赤英终究是孩子气的。惊黛一边忙着摘那紫苏花，一边道：“就你脑子成天不着边地想些杂事。你想想，这大晚上的山里，真有什么狐仙来，看你我这般模样还不给吓跑了？”说罢，两人都噗地笑了。

两人正说笑着摘花，忽地一阵风送来一声呻吟！惊黛压住赤英双手，一动不敢动，只是侧耳听到底什么动静。赤英瞪大了双眼，表情似惊似笑，若是在说：“看吧，狐仙真的来了。”风一阵呻吟声亦一阵，两人便拿了家伙，蹲身在紫苏丛里，悄然往前去。

姐弟俩一前一后地慢慢挪动，边往前边四下里仔细张望。只可恨那及膝高的野花野草，纵使月光清明，也难看清周围有何物事。这般走了不远，忽而风止，呻吟声消失。两人停下静听，却再无声息，恍若方才那声响只是如梦似幻。

惊黛站起来环顾，喃喃道：“难道刚才听错了？”赤英也起身，踢着蹲得酸痛的腿，道：“姐，看来狐仙真被我们吓跑了。”话音刚落，他便觉着踢到了什么，再踢，只觉那黑糊糊的东西踢上去软绵绵，断不是石头。赤英上前，弯下身，扒开草，凑近了瞧……“哎呀妈呀！”赤英惊呼一声，一下跌坐在地。

惊黛见状，慌忙上前拉起赤英，急问：“发生何事？你看到什么？”赤英满脸惊恐，伸手指着前方草丛间一团黑影，张口却说不出话来。惊黛定神，拾一木枝在手，缓缓拨开那丛杂草。“姐，小心！”赤英躲在惊黛背后，紧紧抓住她的胳膊。

借着月光，只见地上躺着一个衣衫破烂、血迹斑斑的人！惊黛倒抽一口冷气，险将手中木枝甩脱。不知多久，惊黛方才压住几欲狂跳出胸膛的心。她拿木枝轻戳

了地上那人几记，却毫无反应，于是便壮胆上前，将那人半俯了的身翻过来：一脸的血，早干了，糊在脸上甚是吓人。惊黛将手试在他鼻息处，感到微弱呼吸，可见并非死尸。惊黛决意道：“赤英，这人伤得太重，救人要紧，先不管那么多，快快背回去救命！”

一路上姐弟两人轮流了将那人背回。夜色作掩，也并无撞见。敲更漏的喊声远远传来：“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这喊声令这初秋之夜如是不醒的梦境般恍恍惚惚。

惊黛拧干了毛巾，一盆清水已成血污。那人脸上的血水泥浆被细细擦去，渐露出不凡样貌来，薄唇刚毅，鼻梁英挺，浓眉如剑，但双眼受了伤；身上衣物依稀可辨是军服，掩着魁梧身躯。惊黛也顾不得许多，一心只念救人要紧，唤了赤英来帮手，将那人一身破烂衣物剥下，擦拭全身后，才换上赤英的长褂。

赤英犹自惊魂未定，看了看那人，道：“姐，若是坏人，我们岂不是引狼入室么？”惊黛却不见半点慌张，笑道：“你不是说想遇上一回狐仙么？这会还只是个活生生的人呢，看你吓得！”

赤英见惊黛镇静依旧，也不再多想，只觉得那人生生长得好，仪表堂堂，却不知为何受伤昏迷荒野了。惊黛替他掖好被角，吩咐赤英道：“快快去请了城里的郎中来，他伤得太重，容不得耽搁。”赤英应了声，拿了灯便开门出去。

不多时，赤英便请了郎中来。

老郎中把了把那人的脉，捻须道：“从脉相上看，他是内伤过重了。内伤如若淤血外流，仍大可救下，如是内伤又无流血，反倒多半无药可救。”说罢，从带来的藤筐里摸索了一阵，由里面抓了一把草药，又拿了纸墨边写边道：“我这暂时有草药可缓一时之急，不过终究你还需到药铺去拣成药来，熬了让他喝下。眼伤、内伤，一并如我这方子上说的去开，随餐喝下，休养些时日，大可痊愈。”

惊黛收好药方与那把草药，付过钱，谢送走郎中，便将那草药洗了，放在紫砂罐里煎熬。熬好了药，将那人扶起喝下，又恐怕那人半夜有不适，一宿只是未睡，迷糊了一会又起来看他伤势。

第二天大早，惊黛便支使赤英去药店拣了药，拿回来以文火细细熬来，喂他喝下。又按郎中所说，从隔壁做奶娘的大婢处讨来人乳，拌了沸好的枸杞子水，用纱布蘸湿了去洗拭那人的双眼，待洗罢，又给他敷上药用纱布敷缠好。这一收拾，就已是大半日光阴。惊黛不敢误了胭脂生意，拾掇好那人的伤又忙洗了紫苏花儿，用捣槌将花汁捣出。赤英则照旧支了窗子招呼生意。

这日，赤英由药铺回来，对惊黛扬扬手中报纸，道：“姐，快来看，报上说国军少帅燕又良不久前遭人暗算，逃亡至苏州城一带消失了。”

惊黛拭干了手，拿起报纸细细看，待半晌，放下报纸，看了看躺在屋内的男子。由当初他身上的破军服亦大可他身份了解一二，便幽幽一叹：“先不管他是何人了，如今遇上也算是缘分，总不能见死不救。咱们平民百姓本不应沾惹了这档子事，待他伤好了，将他打发了走便是。”赤英虽也惴惴，但觉惊黛说得在理，便不再言语。

如此数日，惊黛尽心照料，却仍不见那人醒转，只是可见他手指偶有抖动。

秋意日渐浓了，夜里寒气霜重，银窗纱染了皎洁月色，莹白茫茫。守更人的竹梆敲响，惊黛便在这声声里迷了魂，直掉落了梦之深处。

此时，铺子后门却悄声闪过人影。门帘被轻轻挑起，接着，门“呀”地开了，黑影一闪，进了铺子。

那黑影一瘸一瘸，轻了手脚来到胭脂台前，小手电打开，只是翻那台面物事，像是找什么东西。那黑影太过专注翻找，竟不知身后已有人悄声而来。身后那人走得近前，一个飞身扑向黑影，碰翻了台面，一时间铺内乒乓大响。那人力气大得惊人，双手将黑影反剪，扳住黑影按在地上。黑影竟丝毫动弹不得，只得“哎哟，哎哟”，声声求饶。

惊黛被各种嘈杂之声猛然惊醒，忙起身披了衣出去，赤英亦赶来。铺子里灯光大作，两人不由大骇。只见是被纱布缠了双眼的男子正一膝抵在俯在地上的另一男子背部。原来，正是那惊黛赤英救下的英武男子制伏了这鬼鬼祟祟的黑影。

“说！来这里是要干什么？”

“大爷饶命，饶命！我……我不是偷钱……不是……”

一旁的赤英见了，也明白了事情的大概，上前帮忙压制了地上的男子：“不是来偷钱，那是干什么？！”毕竟只是弱冠少年，声音稚嫩了些，凶不着人。

地上的男子哀道：“不是偷钱，我……我只是来找小桃红的胭脂秘方。”

惊黛走近，方才认出是街上摆胭脂摊子的杜瘸子，笑道：“杜瘸子，小桃红的秘方可都藏在我脑子里了，你如何寻得着？”

赤英低头细看，果然是杜瘸子！想不到他老实的模样只是表面功夫。

杜瘸子苦笑：“掌柜的，求你放了我，我并无恶意，只是……只是想学小桃红的胭脂秘方，也好救救我那快没了生意的摊子。”

男子道：“深更半夜的，竟胆敢来偷秘方，还说没有恶意？！”说罢，一用力，便听得杜瘸子双手的骨节咯咯作响，杜瘸子不免又大呼饶命。

惊黛一旁冷了声道：“杜瘸子，我念你这般样子养活一家子也不容易，今天之事我不再计较，但若有下次，便不客气了！”

男子听惊黛这般言语，只得放了杜瘸子。杜瘸子语无伦次：“不敢……再也不敢了，谢谢，谢谢掌柜的。”便头也不敢抬，一拐一拐夺门而逃。

杜瘸子跑后，惊黛与赤英相视，又看看那男子，都在心里念着，原来真是不凡人物，双眼蒙了纱布仍可手无寸铁搏击。屋子里静了片刻，那男子一笑，道：“我方才醒了，便听到屋内动静，心想怕是遭了贼，所以……”

赤英将他上上下下地打量，道：“你武功可真真了得，身上负了伤，两眼看不见还可以将杜瘸子擒住了。”

男子朗声一笑：“那有什么，都是小意思罢了。”

惊黛一旁道：“如此看来，你伤怕是已无大碍了。”却是话音刚落，男子便捂了胸，哎哟一声跌坐在地，表情痛楚：“你不说还不觉得痛，这伤恐怕一时半会好不了。”

赤英与惊黛忙扶了他，让他坐在椅上。惊黛支使了赤英去熬药，便低声对那男子道：“你这样子骗赤英还可以，骗我，可就不行了。”

那男子尴尬一笑，亦是低了声道：“竟被你看穿，那我岂不是马上被你扫地出门？”

惊黛听罢暗惊，原来他早已醒来，只是一直佯装昏迷，不然又如何能将自己与赤

英的对话都听得一清二楚？惊黛对此不愿多说，只问：“那么，你果真是报上所登的燕又良了？”

他笑：“姑娘智慧善良，叫燕某钦佩，不胜感激。”

惊黛咬了唇：“我不管你来历，当日我姐弟救你，也不求回报，如今你伤养好了，便奔前程去吧。我这百姓家的小本生意，实在惹不起江湖恩怨。”

燕又良沉吟一会儿，道：“姑娘，我明白，我断不会拖累了你。待我眼好了，他日定将厚报于你姐弟二人。”惊黛听他那一席言，只觉得自己方才过于冷酷了些。这时赤英端了药来，惊黛接了热气翻腾的青瓷碗，撮唇吹了吹，便递给燕又良。

赤英一旁兴奋又好奇问道：“哎，你是哪里人？可是有武功？好生厉害啊！”

惊黛道：“赤英，你快去睡吧，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休养早日康复。”

赤英孩子似的嘟囔着，三步两回头回了屋。惊黛站起身，言语里不辨表情：“燕先生，刚才，谢谢你。”

燕又良将药碗放下，道：“你背我下山，替我叫来郎中医我伤势，帮我换洗衣物、上药，这又要我如何谢你？”

惊黛惊讶：“原来你一直不曾昏迷？”

燕又良笑道：“如若不假装昏迷，我怕早已死在荒山野岭了。”

惊黛只是不语，燕又良接着道：“我一直沿山路而行，几天几夜未曾休息，太累了。躲过了暗枪，不想却从崖上摔下，眼也被荆棘所伤，所幸是遇见了你。”顿了顿，又道：“本来早想道谢与你，只是那日听你所言，我伤好便让我走，所以……只有出此下策……”

惊黛道：“就算那晚遇的不是你，我们也一样不会见死不救。燕先生便在我这安心养伤吧，伤好了再议其他，早些歇息才是。”说罢便回了房。

惊黛衣袂簌簌随吧嗒一声灯熄而消隐进这夜的墨黑里。燕又良不禁朝惊黛的方向轻侧了脸，寻那一身袭来幽幽桂花的香气，这些时日养伤下来，竟不觉贪恋了这气味。昔日权倾一世招来的莺燕萦绕，她们只是现世浮华里的金粉一般，闪烁了眼却少了女子家常的娴静贤淑，而这命数里因劫而遇的惊黛，却有那些粉紫乱碧不具的气蕴。隔了蒙眼的纱布，他听得了惊黛静谧如山花。



待到次日起来，惊黛却觉了不适，恐怕正是昨夜里急起着凉，又受了惊吓，鼻塞声重的。那燕又良已不好再装昏睡，早早自个摸索着起来。赤英一面招呼生意一面熬了粥给惊黛吃下。吃罢清粥，惊黛再睡了回笼觉，醒来便神清气爽许多。她不敢多躺，起身把石臼洗了干净，将采集的花瓣舂成厚浆，用细纱取汁，再把当年新缫就的蚕丝剪成胭脂缸口大小，放到花汁中浸泡，等完全浸透后便候了秋天上好的燥气和骄阳晒干，这样便是上好的胭脂。

燕又良只是倚在门口，虽看不见惊黛在做什么，却听得她忙碌的声响。他一旁笑了笑：“花香袭人，你做得胭脂，也染了一身的花香了，日日给我换药，我也是日日嗅那花香。味道不同时，便知道你做了另外品种的胭脂了。”

惊黛不曾知道他竟留意了自己身上的味道，不禁抬头看他，英朗面容难掩俊逸之气，而忽地想起曾无比亲近地将他的头枕在自己怀中与他上药，便绯霞飞腮，只庆幸他并见不着，便道：“燕先生，你眼伤待会仍需换药，待我这活计忙完了便与你取新药来。”燕又良只笑不语，风流如是。

惊黛支使了赤英去隔壁讨来半杯乳水，拿来尚温，用棉花饱蘸了，便仔细地擦在燕又良双眼上。燕又良笑道：“只是不知原来牛奶也可治眼的。”

惊黛道：“哪呢，这是人乳。”

燕又良吃了一惊：“竟是人乳？那我真真的孤陋寡闻，人乳竟可以这般用的吗？”

惊黛笑道：“这只是土法子，倒是管用得很，我并用了枸杞水，可以帮助你眼睛恢复得快些。”

燕又良沉默片刻，道：“你大约是不知，我其实矛盾得紧，一边是想快些好，一边又不想好。”

惊黛吃笑：“哪有不想伤好的？”

燕又良轻叹一声：“有的，那傻瓜便是我了。”说罢两人静默良久，燕又良似又不甘心地接下说：“伤未好，我便还有留下的理由；伤若好了，我就可看见你的模样了，但也须得离开了。”

惊黛听罢暗自心惊，他这一席言，明明的话中有话，而自己却反而不恼，心却生了惴惴不安的急来。他若是见了自己这般模样会如何？

这样想着惊黛怔忡起来，任由手中棉花滴答着淌下乳水。燕又良突然一笑，自顾自道：“不知做胭脂的女子是否也敷胭脂呢？”

惊黛只觉了慌乱，匆匆将他的眼重新缠了纱布，如是怕他猛地睁了眼，看见自己满是蝴蝶斑的脸。惊黛无端了冷道：“燕先生，你乃做大事的英雄人物，又何必挂念了这些不足为道之事呢？再且，我救你，并不为什么的。”说罢起身，正欲离去，只听燕又良叹道：“英雄人物？罢了，半生戎装疆场只是无可奈何，其实谁不想拥有儿女情长？你误会我是对你抱了救命之恩了。”

自那一席言谈，惊黛心下如植了绵密之针，时时扎得人难以安生。只是燕又良所说的，何尝不是自己想的？谁不渴有儿女情长呢？

深秋寒意越深了，天灰灰着酝酿了雨意，苏州的水上人家都是黛瓦白墙，远远地一望，只觉得是一幅美极的水墨。

青石板路面嗒嗒响着，是两个女子婷婷走来。胖女子撑了伞，口中不住地道：“你说你这是怎的好？这般俊的脸却是毁了，如若小桃红有姨娘说的紫罗刹救你倒了罢了，如若没有，你却得被姨娘赶出遇春楼了！”

胖女子身边的是个面容蒙了纱巾的少女，她两手不时抚颊，听罢胖女子言，道：“你以为遇春楼是一辈子的去处？脸毁了也好，我告辞了众姐妹，回老家去也乐得安生了，省得被姨娘的红人瞅着不顺，撒泼还抓破了人脸。”

“唉，都称是姐姐妹妹的，我看却是险恶人心，都在心里打打杀杀，争势夺利。你这一年风头健了些，便招来破脸，像我这般的人物，姨娘冷落了也罢，倒少了这些是非。”胖女子在一旁唉声叹气。

两人这般说着，却是到了小桃红铺子。赤英正要关了窗子，胖女子收了伞，急道：“小伙计，先别关，还有生意来呢。”

赤英听罢，又支了窗，探头问：“两位姑娘要买胭脂？”

胖女子笑道：“可不是，难不成还来你这裁衣裳？”

赤英问：“不知姑娘是要什么胭脂？”

胖女子一抬头，便看见赤英的脸，不禁奇怪问道：“小伙计，你这花脸可是怎的？”



卖胭脂却是这模样？”

赤英笑：“姑娘看你说的，我这脸向来如此。按姑娘说法，难不成卖胭脂的都得美貌？那卖肉的都必须是个胖子？”

胖女子吃笑：“你这伙计嘴利还不能吃亏，不跟你扯，请问你有卖紫罗刹的没有？”

赤英一听“紫罗刹”三字，不禁背生凉意：“不知你们找紫罗刹是为何？你们可知这紫罗刹是什么作用？”

胖女子拉了那蒙了面纱的女子，扯去她的面纱给赤英看，道：“你看，这好好的脸给抓破了相。听说敷了紫罗刹可让容颜脱胎换骨，成了绝代佳人。绝代佳人就免了，我们买紫罗刹能让这破相完好如初就行。”

赤英见那破相的女子本也是娇艳容貌，只可惜了那几道血痕，如是狰狞的蜈蚣爬在脸上，毁了那美好面容。他摇了摇头，对那两个女子道：“紫罗刹早期还是罕有的，如今早绝了。这紫罗刹是毒物，早便不做了，我也只是听说过它的厉害，却并未亲见。姑娘，脸毁了便毁了，总是比毁了性命强，紫罗刹是用不得的。”

胖女子撇了嘴，道：“伙计可是吓唬谁呢？难道敷了紫罗刹能杀人不成？”

赤英道：“差不多是这样了，紫罗刹虽可让容貌脱胎换骨，但也可毒死了自己。”

那一直沉默不语的蒙面纱女子道：“既然如此，那恕我们打扰了。”说罢，便转身离去。胖女子正要说什么，见她离去，便急急地追上去道：“你就这样子回去？姨娘真的会赶你走！”

面纱少女只管自己走，冷笑道：“不用她赶，我自己走便是。”

赤英只是怔怔看了看她俩离去的背影，唉，又是一个心酸故事，这样想了便关了窗，不由叹气。

惊黛正走前来听了赤英的叹气，不禁问：“好生生的可是叹什么气？”

赤英道：“方才两个女子竟是找紫罗刹呢。破了相了，想用紫罗刹敷脸，这不正是寻死么？”

惊黛听了紫罗刹，心兀自突突地跳，却是为何，连自己也说不上。

赤英却生了好奇心，问道：“姐，我们胭脂铺子以前真做过紫罗刹么？这紫罗刹